

正好修行

悟因法師說禪〈五〉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735-814），俗姓廖，虔化（今江西省寧都縣）人，唐代著名禪師，洪州宗馬祖道一大師法嗣。元和九年入寂，春秋八十。



出生與出家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

【解說】

馬祖道一禪師座下的三位大士，其中一位是虔州西堂智藏禪師（735-814）。虔州也就是現在的江西贛州。他生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到八十歲圓寂。俗姓廖，八歲皈依，廿五歲才受具足戒。

有人跟他說，他的儀表莊嚴，不同凡人，應該成為法王座下輔佐的人。於是他到佛迹巖去親近馬祖道一禪師，與百丈懷海禪師一起成為馬祖道一禪師座下的弟子。

西堂智藏禪師在馬祖道一禪師座下，精研戒、定、慧三學。是當時很有攝受力的一位大德。



翫月

一夕，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

祖曰：「正恁麼時如何？」

西堂云：「正好供養。」

(百丈)師云：「正好修行。」

祖曰：「經入藏，禪歸海。」

【解說】

有一天，懷海禪師跟智藏禪師一起侍奉馬祖道一禪師，他們正觀賞著月色。

馬祖就問：「這麼美妙的時刻，你們怎麼想啊？」

西堂智藏禪師說：「這是修供養最好的時刻。」

懷海禪師說：「正是修行的好時刻。」

馬祖道一禪師聽了他們兩個人回答以後，說：「『經』屬智藏；『禪』歸懷海。」

從那以後，智藏禪師一直在馬祖道一禪師座下。馬祖道一禪師將衣鉢傳給他，把道場跟學眾全部託付給智藏禪師。





奉書於慧忠國師

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

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

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卻過東邊立。

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

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

【解說】

有一次馬祖派智藏禪師到長安，送信給南陽慧忠國師。慧忠國師直接傳承於六祖惠能大師，輩分很高，德學相當受尊重。

智藏禪師到了以後，慧忠國師就問他：「你師父派你來，有說什麼嗎？」

智藏禪師就從廳堂東邊走到西邊，然後站住。

慧忠國師就說：「喔！只有這個啊？還有別的要說的嗎？」

智藏禪師又從西邊走到東邊，又站住了。

慧忠國師就再說：「這個是馬祖大師說的，仁者你說的，是什麼呢？」

智藏禪師說：「剛才已經告訴和尚了。」

我都說了！就是這樣。說什麼？就是送這麼的一封信來。





送書往徑山

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

【解說】

不久，智藏禪師又到徑山送信給國一道欽禪師。國一道欽禪師也是禪門的大德。

馬祖道一禪師要西堂智藏和尚去送信，一方面想讓智藏去親近大德，一方面也讓大德來鑑定他門下這位弟子，合不合適擔任未來的負責人。在禪門裡面，很多教學都在無言當中的，就在舉手投足、揚眉瞬目當中。

這時連帥路嗣恭邀請馬祖道一禪師居留在府城弘法，將禪法更加推廣弘揚。馬祖道一禪師答應了。因為要去府城，馬祖道一禪師就把百衲

袈裟直接傳給智藏禪師，同時也將道場跟學眾全部託付給智藏禪師。馬祖道一禪師就到府城弘法了。





藏頭白，海頭黑

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

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

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

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

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

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裡卻不會。」

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解說】

有一個僧人問馬祖道一禪師：「不要再用四句偈，你直截了當來說

『祖師西來意』，這樣我才容易理解。」

當有人問「祖師西來意」——達摩祖師從印度來到中國弘法、傳法，西來的本意，馬祖道一禪師通常都是以四句偈來回答。

這回，馬祖道一禪師卻回答說：「我今天沒有心情，你直接去問智藏。」

這位僧人去問智藏禪師了。

智藏禪師回答說：「你為什麼不問和尚呢？」

僧人說：「是老和尚讓我來問上座的。」

智藏禪師接著用手按摩他自己的頭，說：「我今天頭痛，你去問懷海師兄。」

僧人又去問懷海禪師。

懷海禪師說：「喔！我到這裡，卻是不會的！」

僧人就把這件事情回去告訴馬祖道一禪師，一個說頭痛，一個說不會。

馬祖道一禪師就說：「智藏頭白，懷海頭黑。」

什麼頭白、頭黑？禪宗門下有很多提出來的問題，其實是沒有答案的，就是直接截斷它。智藏禪師還說東說西，懷海禪師直接就說：「這個我不會。」所以，百丈懷海禪師更加直接。

這叫斷「疑」。你不用再問下去了，不是每個問題都有答案的！「祖師西來意」或「生死大事」這些好像有答案，其實是沒有的。說東說西，也是找不出答案的。智藏禪師還慢慢地問過來、問過去。百丈懷海禪師直截了當——不知道！我不會！——這是沒有答案的。





經豈異邪

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

師云：「經豈異邪？」

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

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

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

【解說】

有一天，馬祖禪師問智藏禪師：「你為什麼都不看經書啊？」

智藏禪師說：「經書難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馬祖禪師說：「雖然是這麼說，但你以後要教化別人也需要呀！」

智藏禪師就說：「智藏有病，想自己調養，哪敢說法教化別人呢？」

智藏的「病」，不是身體的病痛，佛門裡面講的「病」，就是煩惱、習氣。

智藏表示自己還要慢慢的調養、修學，現在還不敢說法教化別人。

可是馬祖真切感覺到智藏禪師日後法運必定非常興隆，於是鼓勵他，不僅要禪修，還要有經教的基礎。



鼓角動也

李尚書翱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

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

李云：「總過遮邊。」

李卻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

師呼：「李翱！」翱應諾。

師云：「鼓角動也。」

【解說】

智藏禪師開堂說法以後，當時的尚書李翱曾經來問一位僧人：「馬大師有什麼言教？」

僧人回答：「馬祖大師有時候說『即心即佛』，有時候又說『非心非佛』。」

李尚書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總要有一邊吧！」

李尚書就回頭問智藏禪師：「馬祖大師有什麼言教呢？『即心即佛』，還是『非心非佛』？」

智藏禪師直接喊一聲：「李翱！」

李尚書就回應一聲。

智藏禪師就說：「你的鼓角都動了。」

這裡不是討論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而是你回應了，你回應了，就對了。

在禪宗的修學裡，要讓自己從窠臼裡面，把自己喚醒，並不是一直要找語言！找什麼是？什麼不是？



正是時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

師曰：「正是時。」

【解說】

有一位制空禪師，想請智藏禪師出來弘法度眾，對智藏禪師說：「太陽出得太早了！」

智藏禪師說：「正是時候。」



有與無

師住西堂後。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

師曰：「有。」

曰：「有佛法僧寶否？」

師曰：「有。」

更有多問，盡答言「有。」

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

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

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

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

曰：「他道：『一切總無』。」

師曰：「汝有妻否？」曰：「有。」

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

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

俗士禮謝而去。

【解說】

智藏禪師住持西堂，曾經有一位居士來問他：「是否有天堂跟地獄啊？」

智藏禪師回答：「有啊！有啊！」

居士又問：「有佛、有法、有僧，有三寶嗎？」

智藏禪師回答：「有啊！」

居士又問了很多問題，智藏禪師都回答：「有。」

這位居士一聽全都答有，心中懷疑，就問智藏禪師：「和尚您的回答沒有錯誤嗎？」智藏禪師反問他：「你曾經見過高僧嗎？」

居士回答：「我曾經參拜過徑山國一和尚。」

智藏禪師問：「徑山和尚向你說了什麼嗎？」

居士說：「徑山和尚說，一切都是虛無的。」

智藏禪師就問：「居士你是否有妻子？」

居士說：「有啊！我有家室，有妻子。」

智藏禪師再問：「徑山和尚是否有妻子？」

居士說：「無。」

智藏禪師接著就說：「徑山和尚說無，就對了！你有妻子，有就對了！」

這位居士不知道有沒有得到答案，不過他頂禮膜拜離開了。



歸寂

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解說】

智藏禪師在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四月八日圓寂，享年剛好八十歲，僧臘是五十五年。唐憲宗給他的諡號「大宣教禪師」，他的靈骨塔叫做「元和證真」之塔。到唐穆宗改諡為「大覺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在禪宗法脈傳承以及成就養成人才部分，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功不可沒。他的機鋒不像南泉普願禪師那麼尖銳，仍以馬祖道一禪師的禪法為主，馬祖道一禪師到了京城以後，智藏禪師才開始弘法，這與同期的百丈懷海禪師有很大的不同。